

农村业余学校补充读物



让水

革命故事集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编 者 的 话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我省农村业余教育蓬勃发展，出现了一批社员常年坚持学习的业余学校。他们坚持忙时少学，闲时多学，常年不断；坚持实行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技术相结合。学政治，注意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；学文化，注重扫除文盲；学技术，注重实现科学种田，使农村业余学校越办越好。

“劳动人民要知识化”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。为了配合农村业余教育的蓬勃发展，适应广大社员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技术的迫切要求，我们编辑了一套《农村业余学校补充读物》。这套读物包括政治、文化、农业技术及文学艺术等若干本。

革命故事《让水》，选编的《让水》、《康爷爷》、《“管队长”》、《取经记》等六篇作品，均取材于农村火热的斗争生活，从

不同的侧面，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面貌，歌颂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广大贫下中农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，热爱集体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思想、新风尚。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这套读物可能还存有某些缺点或错误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三年九月

目 录

让 水.....	梁 工 (1)
康爷爷.....	杜建民 (21)
“管队长”	刘大伟 (38)
取经记.....	牟崇光 (63)
“老坚决” 的故事.....	王 朴 (73)
夜半枪声.....	王瑞玉 (96)

让 水

梁 工

一九七〇年春季大旱。张庄公社从三月至六月下了不到三十毫米雨，春庄稼大部分是浇水种的，直到麦收以后，天上仍然万里无云，庄稼受旱不用说，连山坡地阡上的青草都旱得不长了。

一天早晨，王家庄党支部书记王士刚正在家里吃饭，忽听大门响了一声，转脸一看，从外走进一个人来。此人身高腰粗，肩宽手大，脸方眉黑，胳膊一挺，一溜肌肉疙瘩，拳头一攥，好象枣木榔头，全身上下都是力气，看架式双手能举起来一头小水牛，这就是王家庄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李洪生。

李洪生是个好干部，工作积极，劳动带头，就是有个缺点，性子急，办事粗。他一见王士刚，就急三火四地说：“士刚哥，不行呀！前头浇了，后头马上就干了，这三百亩水稻光靠人工担水浇只怕抢救不过来了。”王士刚听罢一放饭碗说：“走，咱到地里看看去。”

王家庄是一个不到二百户的生产大队，地少土薄，庄后一片六百亩，全部都是死涝洼。天一旱，那地硬得镢头刨不动，可来了连阴天，地里又到处向外冒铁锈似的红水；人进了地，象陷进泥坑，半天拔不出脚来。这地种啥都不正经长，种谷子，不等晒米就涝死了，种高粱，那秸子细得象一支一支的烟袋杆，没法子，每年只好种一季耐涝的小黄黍。全队生产上不去，多少年来摘不掉后进队的帽子。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广大党员和贫下中农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，才决心以大寨为榜样，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在农业生产上来一个彻底革命。他们打的第一仗就是整治死涝洼，全体社员大干了一冬一春，将全部涝洼地进行了深翻整平，一次就种了三百亩水稻。眼下水稻长得青绿一片，一墩就是一大把，有经验的老农一看，都说这庄稼每亩少说也得产七百斤。看样子这个多少年来口粮不能自给的大队，今年要对国家做出贡献了，谁心里不喜得慌！可是，由于第一年缺乏经验，一亩水稻到底需用多少水心里没有数，都以为有界沟水库的水就够了。谁知今年春季旱得时间长，水库上游

又没有长流水，水库里的水都是在雨季接的，用一点，少一点，连春天润地灌畦，带后来春稻插秧，就把里面的水鼓捣出来一多半，结果正当春稻扩权生长的時候，水库干了。人们眼看着西南风把大片水稻吹卷了叶子，如果不赶紧抢救，二十多万斤粮食就要完了！自从干了水库，王家庄大队在党支部领导下，社员们全力以赴担水救稻，但因水稻面积大，靠人工担水哪能顾得过来，前头浇了，后头接着干了；有的人一看泄了气，提议放弃一部分，保一部分。但对这个提议谁也接受不了。你想从翻地、育苗、插秧到现在，谁知费了多少心血呀！李洪生一听，心里疼痛难忍，他站在稻田里看了又看，一分也舍不得放弃。于是又继续带领大家担水。连干了两天，回头看看浇的不如干的快，他动摇起来：“怎么办？”他心急如火，没吃早饭就找王士刚去了。

王士刚和李洪生来到稻地，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还是没想出个办法来。最后，王士刚抬头向北望了望，说：“洪生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——到陈家庄大队去借水吧！”

陈家庄大队傍山靠河，在王家庄北边，两庄南

北相对，距离不到三里。在两庄之间，有一条由西北通往东南的山沟，把两个生产大队隔了开来。社员习惯称这条山沟为“界沟”。在界沟北部，全是陈家庄生产大队的地，它比沟南王家庄的地高一公尺。陈家庄东面临河，河里是长流水，拦河修了一个水库，灌溉庄前全部土地。王家庄到陈家庄借水，这里面也有不少困难：第一，陈家庄眼前也急于用水；第二，两庄中间隔着一道沟，怕水滴不到稻田来；第三，陈家庄的生产大队长陈明海有点本位主义。今年春天李洪生到陈家庄去赊猪，碰了陈明海一个钉子。对这第三点，李洪生感到最怄头。所以他一听到陈家庄借水，不禁打了个愣说：“王大哥，春天咱碰钉子的事你忘了吗？要去你去，我可不能再厚着脸皮去登陈家庄的门了！”王士刚说：

“我不同意你的意见。那次你和陈明海顶嘴，双方都有责任，不能光怨人家。好吧，这次我和你一道去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陈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苏成义正在地里劳动，忽见第三生产队队长、党支部委员刘维春跑着找他来了。“成义，你快去看看，太不象话了！”苏成义急问“什么事”，刘维春一脱

小褂，使劲向脸上扇着风说：“什么事，本位主义！”

“本位主义，谁呀？”

“大队长陈明海呗！”刘维春擦了把汗，又说：

“王家庄的水库干了底，三百亩水稻全部旱得卷了叶子，再不抢救，眼见二十万斤粮食白丢了，这无论对支援国家建设，还是对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，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王家庄的干部跑来借水，陈明海不但不积极想办法，反倒和人家顶起来了，你说象话吗？”成义一听急了：“王家庄的人呢？”刘维春说：“早被大队长顶回去了。”

“糟！”苏成义伸手扛起铁锹说：

“他春天和人家吵过，现在又吵，这样下去会影响和兄弟大队的团结。”

“这太成问题啦！”刘维春接着说：“常言说‘独木不成林，单丝不成线’，社会主义建设靠大家，只有所有生产队都把生产搞好，对国家建设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贡献才大。”

“对！”苏成义说：“走，咱们找大队长谈谈去。”

陈家庄的水库在庄东，一条干渠一直伸展到庄西南角。因为陈家庄的肥多水足，庄前三百亩春玉

米，都长得黑油油的，那秸棵有锨把那样粗，高达两米以上。为了拿高产，最近将那片玉米全部追了二遍肥，眼下正在昼夜不停地浇水。此外，庄西还有二百余亩麦茬地没种上，也正在灌地抢种，所以陈明海一听王家庄派人来借水，心里就嘀咕起来：“眼下浇地如救火，水比油还贵，我们自己八个生产队都争着用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怎能向外借水呢？”陈明海整天埋在地里干活，对王家庄的水稻到底旱成个什么样子，一点都不知道。尽管王士刚和李洪生把旱情向他作了如实的介绍，仍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。他所想的是：本大队的春玉米刚追上二遍肥，如果不紧跟着浇水，那就有被肥料烧坏根的危险；在这种情况下若把水让出去，造成减产，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但他又不好张口就拒绝王家庄的要求，为难地想了一阵，盘算了一下自己大队的浇水速度，然后说道：“你们水稻旱了，我也很着急，可是，俺队的玉米刚追了肥，若不马上浇水就会被肥料烧坏；还有二百亩麦茬地也等着上水抢种，这个您也知道：晚种一天，就得晚收半月，如果拖延了时间，不等庄稼成熟就来了霜，你说叫我找谁去？真不凑巧呀！这样吧：我晚上开个社员大会，动员

大家昼夜突击浇地，争取五天以后给你们送水。

听陈明海说完后，王士刚低头想：“人家的确也急着用水呀！”正想同陈明海商量能否再缩短一下时间，李洪生的爆竹脾气就爆发了，他感情冲动地说：“陈明海同志，谢谢你！等你送水的时候，俺的水稻也就变成干柴了！”说罢拉了王士刚一把：

“士刚哥，咱走吧。干嘛在这里扒着人家的下巴颏子晃荡？”

陈明海一听李洪生话里有话，也感情冲动起来：“洪生同志，你发的什么火？扒下巴颏子也是你自己来的，难道是我去请的你吗？水库是俺修的，给你们送水是人情，不给你们送水是公道，我们自己的水库给自己浇地还有错误吗？”

李洪生说：“谁敢说你有错误，错误都在俺身上，陈大队长，我算认识你了。”说完，就使劲拉着王士刚走了。这个情形正好被前来找陈明海研究用水问题的刘维春看到了。他对陈明海的态度很有意见，批评陈明海，陈明海不接受，这才跑去找苏成义。

苏成义和刘维春到大队办公室找到了陈明海。苏成义批评了陈明海的本位主义观点。他说：“这

水稻不同于别的庄稼，如果不迅速抢救，就要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。”但陈明海想不通，说：“王家庄的稻子不抢救要减产，咱们自己的春玉米不浇，夏茬地不抢着种上，难道不减产吗？”成义说：“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，咱的春玉米地里湿度大，三五天不浇关系不大，可王家庄的水稻已经卷了叶子，再过五天不就干死了吗？”陈明海说：“成义呀，你说的这些我明白。可是他们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借水，咱自己队里又都争着用水，你说叫我这个大队长怎么办呢？”

苏成义说：“我们是共产党员，把自己局限在小圈子里是不行的。要放开眼光看世界，不要光瞅着自己的脚尖走。”陈明海忙解释说：“王家庄有困难，过去咱没断了帮助，就是这次借水，我也是答应五天以后给送过去。”刘维春说：“又来了！五天，五天，你到王家庄看看，那水稻现在已卷了叶子，再过五天不全都干死了吗？”陈明海说：“那么如果咱停了自己的地不浇，把水送到王家庄去，社员能同意吗？”苏成义说：“我看关键在于咱们干部，只要咱们思想通了，把道理给社员讲明，大家就能顾全大局，分清轻重缓急。”陈明海说：“那

好，你对社员说去吧，只要大家同意，我不反对。”说完，就提着烟袋走了。

很明显，陈明海的思想还没搞通。刘维春见陈明海走了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成义同志，现在抢救水稻要紧，我马上去下通知，今天下午就把水送到王家庄的稻地里去。”

刘维春刚要走，又被苏成义叫住。刘维春问：“怎么，你也不通吗？”苏成义说：“不是我不通，我看咱们大队长思想还有距离。”刘维春说：“虽然这三百亩水稻不是咱陈家庄的，可是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全局观念来说，当前抢不抢救水稻，是个路线问题。依我个人的看法，绝对不能迁就陈明海，迁就了他，就是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。”苏成义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同意你的意见。但陈明海思想不通，我们硬扭着他的鼻子干也不好。”刘维春一想也感到对，说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苏成义向前走了一步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。刘维春听着听着笑起来说：“对，我完全同意！走，咱们找苏亮大爷去。”

苏亮是陈家庄的贫农代表，有名的老党员，老模范。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至今耳不聋，眼不花，

声如铜钟，力赛猛虎，精神饱满，革命干劲十足。这位老人阶级立场坚定，在处理各种是非问题上旗帜鲜明，因而深得贫下中农的称赞，都说他是贫下中农的台柱子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。早在过去的战争年月，他就是陈明海坚持武装斗争的得力助手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更是他的好参谋。陈明海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，就去找苏亮商量，而苏亮给陈明海出的一切主意，想的一切办法，都叫人口服心服，谁也说不出来半个不字。这位老人办事向来铁面无私。就连陈明海有时处理问题不得当，他也敢亲自出面纠正，带头给予驳回。所以苏成义为了避免直接同陈明海争吵，就到坡里找苏亮来了。

苏成义领着刘维春来到西坡，朝着一大群干活人里的苏亮老汉喊了声“爹”。话一落，苏亮手提锄头，迈开大步，迎着成义走来：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，有事吗？”苏成义点点头，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，并要求他出面解决。苏亮一听，顾不得再去干活，说：“你二叔这个人，我说过他多少次了，他就是不改！”说完，就怀着为加强两个生产大队团结的愿望，为老朋友道歉的心情，跟着苏

成义和刘维春走了。

对王家大队的三百亩水稻，苏亮一直挂在心上。五天前他和苏成义、刘维春还去看过一次。面对着那片绿色海洋，苏亮喜得哈哈直笑。他扒扒这墩，看看那墩，好象都是他亲手种的似的，越看心里越喜欢，对站在旁边的成义说：“不怨地不长，就怕人不干。成义你看看，这是过去连黍子都长不到二尺高的涝洼地，今天竟变得叫我不敢认了。这是为什么？”刘维春回答道：“这不明摆着吗？就是因为王家大队学习了大寨人的革命精神，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呗。”苏亮说：“维春说得对！王家庄大队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后进帽子眼看要摘掉了！”可是苏亮怎么也没想到，日子才过去五天，这片绿油油的稻田竟干旱得变了颜色。他和苏成义、刘维春走进稻田一看，急得脸色都变了。他脚下的稻田已经干旱得象石板了，连着跺了三脚，也没蹬起一点土来。老人有些心慌，顺着稻田向南走去。他走走，停停，蹲下去扒扒，从界沟崖一直走到王家庄的庄根，还是没找到一片湿土。苏亮又急又气，脸上汗水直流。当下他既忘了到王家庄去为老战友道歉的事，也忘

了这是那个生产队的庄稼。只见他擦了把汗，火辣辣地对成义说：“成义，你这个干部是怎么当的，为什么眼看着水把稻子旱成这个样？”成义说：“我应该检讨，光忙自己大队的工作了，没有早点到这里来看看。”苏亮说：“赶紧回去把水放来，这庄稼再也不能等了。”刘维春说：“陈明海的思想还没闹通呢。”苏亮说：“那您不好叫他来看看稻子吗？”成义说：“什么话都说到了，可他的思想就是打不通。”

“怎么打不通？他是算了笔什么账？咱的玉米地还挺湿，几天不浇还可以，可这稻子？……”苏亮说话时转脸发现东边一阡地的稻苗白乎乎的，跑过去一看，原来那片稻苗已经旱卷了叶子。老人下腰抓了一把，马上转身向回走，一面走，一面自言自语地埋怨说：“都怨我，光顾自己队的生产了，没有早来看一看！”

在界沟北，陈家庄第四生产队的老社员徐茂顺正在看水浇玉米，苏亮走过去说了声“二弟给我锨”，伸手接过铁锨。一下子堵住了向地里流的水道，又把南北渠道顺了一下，那水流一调头，直向南北渠哗哗流去。苏亮跟着水头向前跑，徐茂顺就在后边

追喊：

“大哥：你慌慌张张的要浇什么？”苏亮说：“浇稻子。”

“什么，浇稻子？！”茂顺吃惊地说：“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界沟上的渡槽还有半截没修好，水还能长着翅膀飞过去吗？”

苏亮一听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光慌着放水了，竟把渡槽的事忘了。他扛起锨走到沟崖上一看，渡槽南头还有个一尺多长、三米多深的半截豁子没修好。这豁子如果用土垫，十个人一天完不成。苏亮看看天，太阳热得象向地上喷火，别说是一天，就是一个小时，稻苗也撑不住了。苏亮、苏成义和刘维春站在沟崖上，一时都慌了手脚，刘维春问苏成义怎么办，苏成义也拿不定主意，就用眼色征求苏亮的意见。只见苏亮站在那里端量了一阵，说：“成义，走，回家帮我拿个东西去！”就急匆匆地朝庄里走去。苏成义和刘维春也不知道他回去拿什么东西，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跟着老人进了庄。

中午饭已经凉了。苏亮一进门，苏大娘就催他洗脸吃饭。但苏亮进屋一头扎进东里间，一会见他抱着一抱铺盖走了出来。苏大娘吃了一惊，苏成义